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四

會昌三年正月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襲可汗傳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録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牟為豐州刺史今從實録

石雄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略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功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専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

得沙陀部落兼邪必拓拔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氊車數十云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師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太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過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録曰沔表帝為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衙枚夜進圍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太和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為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為侵擾且務綏懷今既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朝廷指揮既假以使名令為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實録戊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

已有不須聞奏之詔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杷頭烽北便是砂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不知有所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衙校夜進必取得公主旅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弈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唯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註所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 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梁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

車子盖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

二月李德裕等言求安西北庭非計　德裕傳曰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黠戛斯處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從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

四月劉從諫從子匡周　實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

李德裕請討澤潞 按舊紀傳及實録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此初實録置此誤也

解朝政至上黨 實録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萏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爲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録自相違今不取

五月以李宗閔爲湖州刺史 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與從諫交通令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録

宰相欲且遣使諭劉稹上即命討之獻替記曰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之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九月下制討稹今從實錄

崔鉉同平章事實錄李讓夷引鉉為相今從補國史

九月以石雄代李彥佐實錄名彥佐入奉朝請侯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

十月庚申上稱石雄良將獻替伐叛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已巳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

十二月王宰進攻澤州 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三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

劉稹請降於李石李德裕上言 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云云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為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賫錄上䝨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境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前故置於此

四年正月德裕上言劉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 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入輒不得受按稹若自來豈有却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

詔王元逵以步騎自土門入應接王逢軍實録詔側近行營量抽兵翦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扼土門張仲武把雁門以為聲援令從伐叛記

三月王逢敗康良佺實録王宰奏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佺益逢字誤為宰耳

劉濛為巡邊使實録以濛為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稱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伐北諸軍揀擬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黠戛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裕奏狀所謂今冬防

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此

六月減州縣佐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 獻替記曰減得二千二員新傳曰罷二千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

七月甲辰杜悰同平章事 新表悰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

八月德裕請以盧弘止為三州留後 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紀傳皆作弘止今從之

十二月石雄為河陽節度使 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雄於時未為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

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節度等州各一寺三等留僧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亦依前詔敕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門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荆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州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兖海淄青滄齊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等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亭記曰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

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一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并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注又云按唐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四僧各十人郡國留寺二僧各三人數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

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 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盧鈞還入上黨盡殺亂兵 獻替記上信任宰臣無不先訪問無獨斷之事唯誅討澤潞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翦黨項此二事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使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瘢旬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所以激上

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遣石雄領兵至澤潞今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奏曰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愞必恐自誅不得若便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興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令新帥誅翦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救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注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勘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逞其憾又云惟務苟安因循為政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安豈有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縱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惜緣大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還入潞州諭戍諭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盡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默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差舛尤甚不可復據又處置澤潞五

千餘人太多必
是五十字誤耳

六年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實錄作十五日按獻替記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時見中
詔處分奚得預焉今從之

上不禮光王怡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曰宣宗即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乃與姪文宗文宗崩武皇慮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愍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皇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朝故事曰敬宗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皇召上遙覩瞬目於中宮仇士良士良

躍馬向前曰適有吉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游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墮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芬馥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煖有力遂步歸藩邸此三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

三月辛酉立怡為皇太叔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葢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

四月李德裕同平章事荊南節度使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為荊南節度使按制辭皆無貴降之語豈可遽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與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荊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徽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

五月上京兩街留兩寺外各增置八寺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準五日敕兩京先留寺兩所外更

涤置八所注唐刻石云京都兩街各置十寺寺僧五十人盖謂二年正月赦後非令赦也

八月贈王才人貴妃隨葬端陵

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濃粧潔服如常日乃取所翫用物散與内家静盡持帝所授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祔焉李德裕獻替記曰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驕妒忤旨一夕而殞羣情無不驚懼以謂上功成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駢劇談録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旦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何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宫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塟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止是王才人傳聞不同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白敏中排李德裕 實錄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綯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為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八月史憲忠破突厥 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

二年五月太皇太后郭氏崩 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帥百僚問太后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纂位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禮院檢討官王

暭為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祔景陵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裴延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除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三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暭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暭詰其事暭對云云翌日暭貶潤州句容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於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

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腗争之疑以傳疑令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姓李悰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李術士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悰未之信術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為植於闕下貴宅生生之貲無闕馬植至門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術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勲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内牓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為大理卿悰今年二月始為西川節度使今不取

七月石雄自陳黑山烏嶺之功 此出范攄雲谿友議彼以烏嶺為天井誤也

三年二月吐蕃三州七關降實錄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獻祖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按補國史敘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邊將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撫納之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

八月河隴老幼千餘人實錄云數千人今從舊傳

十一月幽州逐張直方推周綝為留後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綝為留後四年九月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慮為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廷張允伸傳曰四年戍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

張允伸自稱留後傳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為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綝姓名今從舊書

四年八月周綝薨張允伸為留後 舊紀亦無朝廷命綝為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參取之

十月令狐綯同平章事 舊紀在十一月今從實錄新紀

五年二月張義潮降 補國史作議潮今從實錄新舊紀傳

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 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州名也

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兄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為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為節度使參考諸書蓋二月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

六年六月畢諴除邠寧節度使舊傳懿宗名問邊事今從實錄

七年十二月度支奏天下所納錢數續皇王寶運録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

八年九月立皇子洽汭汶為王唐年補録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録新紀

十年五月韋澳為京兆尹貞陵遺事東觀奏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郢併敗官而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録新紀舊紀新傳耳

澳杖鄭光莊吏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内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玭續貞陵

遺事

九月韋厪貶永州司馬　東觀奏記實録貶司農卿韋厪為永州司馬厪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攄雲谿友議曰太僕卿韋覲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名從東觀奏記及實録事采雲谿友議

鄭顥求作相父祗德與書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猶鎮山東聞之遺書謂顥云云按實録九年十二月顥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

十一年正月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舊傳云十二年誤也今從實録

七月流祝漢貞　實録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裕於嶺外初伶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復出

入宮邸乾裕以金帛結之求刺史雖已納賂而不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貶杖漢貞流天德軍今從貞陵遺事

十月李承勛奏尚延心為河漕都遊奕使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所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為河渭等州都遊奕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為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并延心事置於此

十二年正月王式為安南都護舊紀式為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

戊午劉瑑同平章事 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歷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諭上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祕世無知者髙湜為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湜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於湜實録瑑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次對帝以歷日付瑑令擇吉日瑑跪奏二十五日令從之

二月崔慎由罷相 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於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瑑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瑑既入相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别品

流琢云云愼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
相為東川節度使削平章事今從唐闕史

五月使優人追李璲節此出東觀奏記而璲不知以何
時除嶺南按實録大中九年常
曙除嶺南節度使令年正月甍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
柳玭四月璲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開嶺南
亂蓋於此除璲嶺南而倣封還以
璲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

六月安南都護李涿實録或作琢或作涿樊綽蠻書亦
作涿實録及新書皆有李琢傳聽
之子也大中三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
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
都護位卑琢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
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

羣蠻導南詔侵邉舊紀琢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
安南府按蠻書寇安南者南詔非林

邑也

蠻寇安南

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又云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綰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蜕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涿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安南即鄭言平

剡録所謂至錦田步時非也

十三年八月左軍副使元元實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奏記懿宗實録

宣宗明察沈斷續真陵遺事曰越守嘗進女樂有絶色者上初悦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旦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杯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

李玄伯等伏誅東觀奏記畢諴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緩其入相之謀諴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絶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一見立返之諴又瀝血輸啓事于綯綯終不内乃命邸貨之東頭醫官李玄

伯上所押眠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為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馬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録

九月何弘敬兼中書令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録二月弘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

十二月裴甫攻陷象山實録作仇甫按平剡録作裴甫今從之

南詔陷播州舊紀實録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録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

錄詔報雲南雲南回牒不遜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内蠻傔豊祐怒即慢言索質子益謂蠻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十月入朝而豊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減蠻傔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二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五

懿宗咸通元年六月王式械裘甫送京師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擲礫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衂官軍亦疲裘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憊甚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敬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暀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遥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誡夜皆設伏於營前甫

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鋭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置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執其徒劉睢劉慶二十餘輩立斬之械裴甫獻闕下玉泉子見聞録曰王式討裴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復入於剡城堅卒鋭不可遽拔式乃約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睢獨以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裴甫何罪罪皆劉睢輩命立斬之睢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累敗向使城守期歲未可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殺將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剡録一何曲筆哉雖驟歷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焉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裴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

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其後擒之耳

九月劉鄴請贈李德裕官

裴旦李太尉南行録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内供奉劉鄴表略云子瞱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罪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没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悲空又曰孤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録注引東觀奏記云令狐相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滈言之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滈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且為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瞱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

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曰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鄴奏乃云孤骨未歸塋域睽懿宗初纔從郴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偽作之非鄴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興鵩鳥悲結江魚親交雨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緣敏中開發而數本追復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遠貶之至此又掠其美鄙哉按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為翰林學士承旨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録鄴此時未為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敕批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餘依奏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筵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

左右曰誰為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兹實有賴上曰今何在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為淺陋今不取

十二月南詔陷交趾

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畧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為蠻所攻棄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棄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

二年二月杜悰請不罪宰相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臣悰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誤也今從補國史

六月王寬為安南經略使李鄠貶儋州司戶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鄠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羣蠻陷沒城邑卿到鎮日於李鄠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琢在鎮蠻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溪洞夷獠為之鄉導琢察其不忠戮死焉及李鄠至鎮蠻陷安南鄠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甚衆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鄠以失備貶儋州補國史蠻陷安南李鄠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盤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獠為鄉導之罪也鄠貶儋州後以存誠溪洞彊獷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

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鄭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鹽州刺史王宙為都護按鄭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為王式所逐鄭至旬日殺之非因捍禦不戢力也代鄭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鄭免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剡錄實錄

七月孟穆為南詔弔祭使會南詔入寇不行實錄在此年十二月

按補國史杜邠公悰入輔建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纔命使臣已破越巂城池攻邛崍關鎮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巂州前實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彌縫悰但欲姑息故陽不知其僭號反以陷安南者為土蠻耳

三年二月以蔡襲代王寬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衆才遠人懷惠纔未周歲南蠻復

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為安南經略等使王寛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從之

發諸道兵援襲蠻引去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為安南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三月以蔡京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率禁軍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寛其明年使蔡京制置嶺南事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回一一白於都護王寛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回苟求朝奬致襲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徵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寛之過綽既謂襲為本使為之入蠻

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寛則是寛猶未去任也不知綽不白襲而白寛何故也又襲將兵代寛寛為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疑繼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

段文楚坐變更舊制左遷 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半落人戶彫殘纔得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受威衛分司葢文楚既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圯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慮致煩擾復改命懷玉馬新傳文楚數改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葢由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

七月徐州軍逐温璋 舊傳曰璋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

誅其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

八月王式誅銀刀軍　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温璋失律於徐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音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衆居常咸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襖子半臂曳屐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親戚相訐不能自會馬按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録

十一月南詔寇安南　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衆五萬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泛蠻於蘇歷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當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録

救蔡襲屯海門實録詔襲且住海門是令棄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通也

四年正月南詔陷交趾實録二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僭羅伏州扶耶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五六千人於城西角下營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云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畧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鬬殺傷相當正月二日賊衆圍城進攻甚急襲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右髆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十餘人悉隕於賊從事樊綽攜印渡江具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

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牽入東羅門殺蠻僅一二千人為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僭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益草書誤為僭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僭也張彭錦里耆舊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善蘭節度使新書亦承此誤為僭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盡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茫蠻桃花人已在城下豈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記見河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得苴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然四道兵入城所殺人數猶因僧無早說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承實錄而誤

二月甲午歷拜十六陵 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宫之日唐年補録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

七月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 實録以郡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戛俟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郡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郡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

五年七月康承訓分司 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虚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懐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僖宗實録承訓傳曰南蠻陷交趾以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

與鄭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益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録新傳

張茵不敢進取以高駢代之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獻容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郡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録附於此實録駢官為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泰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

六年九月高駢大破蠻衆舊紀實録皆云五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與中國久絶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

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勾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益駢以六年九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録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塞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於當界守備緣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伺其悛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録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酋燒貲畜走龍州即安南所管龍編縣也

十二月鄭太后崩 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録

七年二月張義潮奏僕固俊克西州 實録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

皆歸伏幷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

拓跋懷光破論恐熱實録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顒押領拓跋懷光下使送到尚恐熱將幷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録

六月以王晏權代髙駢鎮安南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畧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録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

十月髙駢克安南舊紀十月駢奏蠻寇悉平實録九月駢奏殺戮都蠻統皈首遷朱道古及

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皈首遷即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賊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録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鬬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二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昵些諾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

八年八月貶楊收端州司馬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為端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録

九年八月高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

軍每遇陣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制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勒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為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具從孫潯常為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從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按駢為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十月庚午龐勛陷宿州舊紀九月甲午勛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

丁丑陷徐州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伾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勛知徐州出兵退至符離以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劉行及入濠州因盧望回舊紀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為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

十一月以康承訓等為徐州招討使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伾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軍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為義成軍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鎮以節度副使陳紡句當留後以王晏權為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

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為都統討徐州按庚申乃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

勑使郭厚本舊紀實録作郗厚本今從彭門紀亂及舊傳

十二月賊陷都梁城執李湘郭厚本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孤綯慮失泗口乃令大將李湘赴援舉軍皆沒湘與都監郗厚本俱為賊所執送徐州令孤綯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為龐

勅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為交鬬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人並為賊所縛送徐州綯既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綯為淮南節度使辛讜傳曰湘率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為賊所執彭門紀亂曰勅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衆乃夜潛師渡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弘立侵掠淮南於是合衆急攻官軍遂棄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幷虜其將李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既破戴可師令狐綯懼乃遣使誘諭約為奏請節旌續皇王寶運録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尋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

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藥着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衙李湘鎮將袁公弁領馬步三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束甲出軍被襲逐殺盡却入鎮者使竪降旗鎮内兵士老幼一萬餘人被刼驅送濠州郭厚本此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録

龐勛陷滁州和州　彭門紀亂光蔡山中草賊數百攻破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歸附龐勛舊紀十一月吳迥既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吳約攻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剽城中居民殺判官張琢以琢後城濠故也勛又令劉贄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望回鬱憤而死實録閏月賊陷和州濠州明年三月又云勛遣張行簡攻滁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亂陷滁和置執李湘下

閏月戴可師為王弘立所敗續寶運録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失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拿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遲明圍賊於都梁山下賊已就降而可師自恃兵强不為備賊將王弘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為所敗可師并監使將校已下咸沒於陣於是龎勛自謂前無彊敵矣舊紀十二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棄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充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禽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曰見與都頭謀歸順可師既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唯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為虹縣人郭真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迥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龎勛奏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令

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充龐勛聚徒十萬今若遣人達嶺表如戍卒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兼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寶錄可師敗繫於閏月下而亦云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臘月又云十二月十三日具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寶運錄閏月十一日辛讜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糧若於時可師在都梁則讜必不舍可師而詣揚潤也若讜出在可師敗後則令狐綯方自救不暇何暇救泗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已除馬舉南面招討要之必在辛讜適揚潤之後故置於此

曹翔馬舉為徐州南北招討使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隴州牧曹翔領兗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

何公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犄角破賊曹翔軍於滕沛魏博軍於豐蕭其衆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壽州皆敗又言辛讜救泗州雖繫正月之下蓋追敘以前之事實録二月以馬舉為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為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為兗海等州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薛尤將兵三千人犄角討賊賊衆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衆屯於柳子之西皆承此而誤也新紀翔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閏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

何全皥遣薛尤將萬三千人討龎勛

彭門紀亂曰尤將三萬人并曹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録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營姓

名雖誤今取其人數

十年四月辛讜迎糧入泗州續寳運録曰二月七日辛讜揀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搬糧二十日却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按正月二十七日讜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三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却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授讜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讜出搬糧疑是三月字也

官軍敗龎勛于柳子實録勛敗于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之其他皆如此雖有月日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

六月翰林學士承旨劉瞻同平章事玉泉子聞見録曰徐公商判醝以瞻

為從事商拜相命官曽不及贍贍出於羇旅以楊玄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諂閹者謁焉贍有儀表加以詞辯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贍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内廷之拜既有日矣贍即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恵某故相公從事窮饑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曽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别有計矣請從此辭即下拜焉商初聞贍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别有計不覺愕然方欲遜謝贍已疾趨出矣明日内膀子出以贍為翰林學士舊贍傳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為翰林學士按贍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説聞見録又曰玄翼為鳳翔監軍贍即已為太原亞尹鄭從讜為節度使殊不禮焉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為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贍所致也按舊傳贍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為太原尹河東節度使贍

為學士若非以罪謫恐不為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為廣州在贍驩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今所不取

八月康承訓攻徐州舊紀實録皆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𠲜克而賊將王弘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龎勛乘勝自率徐州勁卒併攻泗州留其都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按弘立救柳子為承訓所敗兼於時弘立已死於泗州勛亦未甞親攻泗州舊紀實録誤也

九月朱邪赤心為前鋒彭門紀亂云沙陀都頭朱邪赤衷按獻祖紀年録當作赤心紀亂誤也

龎勛敗死彭門紀亂曰初龎勛之求節也必希歳内得之於是閭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不得節不

過十二月即龐勛九年十月十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就戮通其閏月計之正一歳而滅按六月承訓知勛掠亳宋即追之至蘄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紀亂也

十月賜崔雍死

舊紀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録訟在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

南詔傾國入寇

張雲咸通解圍録曰十年十月南蠻衆擊董舂烏部落傾其巢窟舂烏以其衆保北栅俄而蠻掩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谿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耆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躭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谿關犯大渡河遂進陷沉黎突邛崍直過雅邛按解圍録新舊紀蠻入冦皆在十年冬而彭獨以為十一年冬誤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冦以兵綴清谿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

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闌嘉州按蠻以十一月至沐源川非慼夏新傳誤也實録又曰驃信以十月三日梨善闌每人只將米炒一斗隨身乃詔高駢乘其國内無兵備進攻善闌以解衛突按駢時為鄆州節度使不在安南恐實録誤也

十一年正月前瀘州刺史楊慶復新傳云瀘州刺史楊慶錦里耆舊傳云嘉州誤也今從解圍録

康承訓貶蜀王傅新傳曰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按此時保衡未為相蓋以尚主之故上用其言故得擠承訓也

八月路巖譖劉瞻貶驩州實録新傳皆云巖志欲殺之頼幽州節度使張公素表論

贍寃乃止按是時張允伸鎮幽州云公素恐誤也

十三年五月韋殷裕坐告郭敬述杖死 續寶運録曰内作使郭敬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頻於内宅飲酒潛通郭妃荒穢頗甚每封進文書於金合内詐稱果子内連郭妃郭敬述外結張能順國子司業韋殷裕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内牓子貶工部尚書嚴祁郴州刺史給事中李貺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滕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儋州司戶國子司業韋裕敕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家資妻女没官又貶敘州刺史韋君卿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康州司馬續又貶駙馬于悰並扶會與韋保衡等同謀不軌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諷建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裼封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彥卿潮州司戶諫議大夫

楊埶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儋州澄邁縣尉又貶驩州長流百姓又賜自盡家貲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録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録

十四年五月路巖兼中書令　錦里耆舊傳十二年八月路公用邊咸郭籌策奏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復制把大渡河脩邛崍關南路悉點檀丁子弟教之斫刺刀補義軍將主管教練兵士新傳巖至西川承蠻盜邊後巖力捬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治故關取檀丁子弟教擊刺捕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還兼中書令按置定邊軍乃李師望耆舊傳新傳皆誤也

六月韋保衡斥王鐸蕭遘　舊傳曰保衡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孼逐之按收獲罪時保衡未為相蓋保衡雖為學士懿宗寵任之故能譖收也又曰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按路巖于悰

王鐸蕭遘被擒皆在
公主薨後今從實錄

七月劉行深韓文約立普王儼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謂陝州護軍𤑔彝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耶彝範即文約孫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餘子新舊書不載長幼又不言所終不言所殺者果何王也

庚辰立儼為太子續寶運錄曰其日宰臣蕭鄴等直至寢幄問疾上微道朕三字而止羣臣不覺號哭失聲中外恐皆垂泣按是時宰相韋保衡最在上蕭鄴不為相今不取

九月韓君雄賜名允中舊傳作允忠實錄新傳皆作允中今從之

僖宗乾符元年二月劉瞻為刑部尚書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瞻南遷無

問賢不肖一口皆為之痛惜殆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慕集百戲將送於城外瞻知之差其期而易路焉瞻為相亦無他才能徒以路巖遭時嫉怒瞻為所排而人心歸向耳其實未足諱也按瞻以清慎著聞及懿宗暴怒瞻獨能不顧其身救數百人之死而玉泉子以為未足談不亦誣乎

八月崔彦昭為相不逐王凝此出中朝故事曰彦昭代凝判鹽鐵半載而入相按實録彦昭不代凝為鹽鐵其餘則取之

十月鄭畋同平章事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事今從實録此年為相

十二月南詔攻雅州至新津牛叢豫焚民居錦里耆舊傳咸通十

四年十一月五日雲南蠻寇再犯大渡河黄景復擊敗之十一月二十五日復攻大渡三十日蠻乘勝進攻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後蜀州界左右便退竟不到城下按咸通十四年南詔寇西川事舊紀南詔傳唐年補録唐録備闕續寳運圖皆無之獨有舊傳載之甚詳新書取之作南詔傳而實録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黄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出於耆舊傳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録乾符元年十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蠻寇西川逼綽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覲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援之月末又云南蠻侵犯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踰河越嶺洞無籬障賴積雪大餘遂阻隅奔衝之勢又邛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蠻燒劫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戾詔切責之蠻劫畧黎雅問破黎州入邛崍關掠成都閉三日蠻乃

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按實録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荆南八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耆舊傳蠻入寇皆叢任内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録新紀因此於十四年十二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符元年冬也

王仙芝起長垣

實録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録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内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歲末

二年正月高駢先開成都府

錦里耆舊傳曰鄆州節度使高相公駢乘急詔除授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乾符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行李到劒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二月十六日至府豁開城門並放人出今從實録置今年又劒州至成都止十二程駢正月二十一日自劒州遣使走馬

開城門二月十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駢三十日到上按長歷二月小無三十日葢二十六日誤為二月十六日也

駢奏勒還長武等兵舊紀此奏在元年十二月實録在二月今因駢開成都門言之

田令孜為神策中尉舊本紀此年正月令孜為右軍中尉新傳云帝即位擢為左神策中尉舊傳但云神策中尉今從之

上時年十四専事遊戲續寶運録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按舊紀亦云僖宗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内即位年十二今從之

駢斬黃景復耆舊傳曰乾符元年三月十五日處置前黎州刺史充大渡河把截制置土軍都知兵馬使黃景復實録乾符二年三月駢奏斬景復今事從耆舊傳年從實録

四月王郢等作亂新紀浙西突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按四年二月郢執魯寔始命皓討之置此誤也程匡柔唐補紀曰六月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萬衆燒劫蘇常三年正月貶蘇州刺史李繪以郢亂棄城故也舊紀二年四月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實録乾符三年二月浙西奏突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為亂三月浙西奏王郢聚衆萬人攻陷州縣續寶運録元年王郢於兩浙叛敕差山北兵士討之不逾月而尅乃組頸于闕下今從舊紀

五月蕭倣薨舊傳曰俄而盜起河南内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

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紀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僦以病免罷為太子太傅新紀此月蕭僦薨新傳亦云卒于位為嶺南節度使前舊紀傳皆誤今從實録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洪道濟

謄録監生臣鄭嶠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唐紀十六

乾符二年七月宋威擊王仙芝破之 實録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晸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熾蔓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遂言之其實仙芝之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

十二月鄭畋請以崔安潛代宋威張自勉代曾元裕 實録

雖於此月載敗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於此言安潛為諸道行營都統李琢為招討草賊使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為使副猶如故新紀誤也

安南戍兵逐李瓚 新紀在四年十二月今從實錄

黃巢言五千餘衆安所歸 仙芝巢初起時云數月間衆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者蓋烏合之衆聚散無常耳

王仙芝黃巢分道而去 王坤驚聽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冠黃巢尚君長奔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冠王仙芝起自鄆封而侵汝鄭即大冦黃巢尚君長並賊帥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黃巢望閩廣而去仙芝指鄆州南行尚君長期陳蔡間取犨凶之願三千餘冠屬仙芝君

長二千餘人屬黃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則非巢趣閩廣仙芝趣鄆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外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四年二月南詔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 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是以封為國號也

四月黃巢尚讓保査牙山 舊紀四年三月巢陷鄆州七月入査牙山與王仙芝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尚讓以兄遇害大掠淮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率部衆入査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按實錄乾符二年仙芝陷曹濮巢已起兵應之三年十二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賊尚讓據査牙山官軍退保鄧州四年四月黃巢引其衆保査牙山其年

冬君長乃死驚聽錄巢與仙芝俱入蘄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傷面由是分隊時君長亦在座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按舊紀仙芝死後王鐸始爲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仙芝又先云殺張璘乃陷廣州先云陷華州方攻潼關敘事顛錯不倫今從實錄

五年二月李克用殺段文楚據雲州

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爲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謨時歲荐饑文楚削軍人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爲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請具開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日譟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衆因大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衆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太祖後唐閔帝時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傳曰康君立爲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

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日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為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振武萬一相逼俟予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咸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渾突厥三部落衆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鬬雞臺盡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文楚漢璋等五

人送闗雞臺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悦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被害實録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叚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自兹始矣薛居正五代史君立傳皆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懐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悉以盡忠語為君立之語云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云云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闗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舊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克用殺雲州防禦使叚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符五年正月沙陀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竇澣遣康傳圭率土團二千屯代州將發求賞呼譟殺馬步軍使鄧虔有唐末三朝見聞録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竇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任便

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軍於石窯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十日築却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匹監軍使差仇判官開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鋌銀椀一枚絹一束錦二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椀絹等三日李盡忠却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團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上繫縛下段尚書柳漢璋雍侍御陳韜等四人尋分付軍兵於鬬雞臺下剮却又令馬軍踐踏却骸骨八日李九郎被土團馬步軍約二千人持弓刀送上與舊紀五年事微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竇澣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窯白泊至靜邊軍二月奏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勒綿絹等按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陽修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

二月新紀取之惟實録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徵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末見聞録叙月日今從之

以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稱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名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朕以沙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曽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為朕此行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奄大同則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

忠効節必當已有指揮簡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彦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卒實録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除大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彦昭公素討之蓋舊紀實録各隨段文楚死之後戢除簡方及詔書伐事相接續耳恐皆未足據也舊紀所云太原幽州討之蓋因叙後來事實録所以不取者方知招諭未必攻討也唐末見聞録又云五年四月敕除簡方振武節度使五月卒實録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蓋約奏到之月耳今從三朝見聞録

曾元裕破王仙芝斬之 實録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黄梅縣殺戮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偽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温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温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

陷其郛宗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黄巢大掠淮南舊傳曰齊克讓為兖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歴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宗威為荆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吴彦宏諭以朝旨釋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温玉楚彦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宗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鋭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荆州斬仙芝首獻於闕下新傳黄巢自蘄州與王仙芝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縣賴蔡保查岈山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陷之賊不能守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

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尚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遺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即訊不能明卒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帥仙芝潰黨歸巢新舊傳敘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皆從實錄

黃巢改元王霸 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聚衆於會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獠大掠闕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為王曰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新傳

曰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令從之

巢請降詔以為右衛將軍竟不至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馬賓録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連為王師所敗諸天平乞降除右衛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邱詔滑州節度使李峄壁原武巢寇滎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襄城陽翟者

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與實錄先後不同今從實錄

四月以盧簡方為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

唐末見聞錄遮虜軍及代州告急賓尚書差回鶻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堠北副將康叔譚恃酒叛逆射損都將趙歸義斫損將判官閻建弘擒縛入府尚書令下於衙南門全家處斬使司差副兵馬使趙元掠領馬軍進發閻建弘遞送海西當月內有勅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充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為振武國昌為大同蓋誤以康叔譚作亂之日為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既殺段文楚諸校共丐克用為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

諸道不甚力而黄巢方引兵渡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彦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據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也薛居正五代史紀曰武皇殺段文楚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徴諸道兵以討之乾符五年黄巢渡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是克用為大同節度使非國昌實録國昌傳及獻祖紀年録舊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為大同節度使獨實録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殺監軍不肯代必有所据益國昌父子俱不肯受代朝廷以為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徙國昌為大同節度而以盧簡方鎮振武二人竟不受命故簡方不得赴鎮而死於嵐州

國昌亦未嘗赴大同也

崔澹等議南詔和親實録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酋望趙宗政來朝且議和

好令因盧鄭爭蠻事置此

五月鄭畋盧攜罷相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與李岧崔璆書求天平節鉞畋攜爭論於中書辭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衆百萬所經屠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羣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北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實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

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敕畋曰妖賊百萬横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晝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税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染袂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攜傳曰五年黄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宗威齊克讓曾兗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及宗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攜深不悦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黄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黄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

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實錄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鄭畋盧携議南蠻事携請降公主通和畋固爭以為不可抗論是非携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而碎之丁酉以畋携並為太子賓客分司注云舊史洎雜說皆云畋携議黄巢節制忿爭賜罷而鄭延昌撰畋行狀乃云議蠻事無可證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又畋傳曰時黄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畋與同列盧携謀議攻討及拔用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蠻請降公主和好畋因爭以為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携俱罷相又携傳曰携人質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翺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携舉宋威齊克讓曾兖等有將略用為招討使討賊皆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請欲以公主和南詔蠻鄭畋執之以為不可帝前忿爭由是兩罷之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岧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璆岧上表論之宰相鄭畋盧携爭論

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按新舊傳舊紀皆以畋携罷相在六年實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盾然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所據今從之

李國昌不受代土團兵咼鄧虔　唐末見聞錄五月振武捐却別敕不受除替李尚書收却遮虜軍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告急二十二日指揮在府三城排門差夫一人齊掘四面壕塹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薨二十四日拜都押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到土團子弟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尋被咼却牀舁尸柩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人各給錢三百文布一端差押衙田公鍔給散不放却回便被請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牓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實錄五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起兵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出兵禦

之始國昌遣克用以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為留後朝廷不允乃以國昌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分統故拒命焉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方卒以太原府都押衙康傳圭為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團千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為其衆殺之節度使竇澣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帑空竭每有賞賚必利民家至是尤窘迫乃勝借商人助軍錢五萬此皆約唐末見聞錄為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耳唐末見聞錄又云六月十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謨奉敕到府充大同軍制置使兼攝河東節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事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甲戌以謨為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

十二月李鈞與李克用戰敗死舊紀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

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岢嵐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為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録畧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録河東奏昭義節度使李鈞為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雁門出討雲州與賊戰敗歸為其下殺之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敗績薛居正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絃折南軍苦寒臨戰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録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岢嵐軍請别敕賈敬嗣大夫權兵馬留後觀察判官李劭權觀察留後昭義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被代州殺戮並盡捉到李鈞殘軍潰散取鵶鳴谷各歸本道按昭義軍變必非李鈞所為代州百姓捉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六年正月高駢將張璘梁纘舊紀張璘作張麟新紀傳實錄作潾今從舊高駢黄巢傳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寶運錄舊紀梁纘作梁續今從衆書降畢師鐸等郭延誨妖亂志曰初黄巢將踰踐淮向委師鐸為先鋒攻脅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馬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勃海按舊師鐸傳騈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効故置於此

二月辛巳李侃為河東節度使唐末見聞錄三十日安慰使到府除侃充河東節度使實錄因云庚寅除侃誤也

四月王鐸為荆南節度使招討都統舊紀五年二月鐸請自督衆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舊傳四年

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宗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盧携稱髙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録及新紀表

五月黄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

續寶運録曰黄巢先求廣府兼使相朝廷不與黄巢夏初兵屯廣南累候敕旨不下遂恣行攻刼黄巢夏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末云六月十五日表秋遣内侍仇公度齎手詔并廣南邕府安南安東等節度使指揮觀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通又賜節度將吏空名尚書僕射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度到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雜匹段藥物等五馱表函一并所賜官告並却付公度表末云廣明元年十月一日上表公度等其年

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實運錄所言則是廣明元年十月一日巢猶在廣州也按其月巢已入長安今從舊紀

宰相請除巢率府率舊紀五月賊圍廣州仍興廣南節度使李迢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迢璆上表論之實錄迢璆上表論請詞甚懇激乃詔公卿集議巢又自表乞廣州節度安南都護巢自春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欲據有嶺表永為巢穴乃繼有是請左僕射于琮議云云時朝廷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正員將軍糜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舊巢傳曰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僞降于駢駢遣將張潾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禽潾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崔璆奏乞天平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相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司正員將軍盧攜駮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新巢傳曰有詔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巢進寇廣州

詔李迢書求表為天平節度又脅崔璆言於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携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䕶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云云乃拜巢率府率舊盧携傳亦皆以為携議授巢率府率按此時携已罷相今從實録

九月巢陷廣州殺李迢驚聽録曰據李迢在寇復併虁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没陳又尚君長生送咸京遂召李迢怒而蹟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黄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北夢瑣言曰黄巢入廣州執李迢隨軍至荆州令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為巢於江津害之今從實録

十月巢陷潭州劉漢宏大掠江陵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棄江

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實録閏月湖南奏黄巢賊衆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朝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按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録事從舊書人據舊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為盜也實録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為羣盜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曾寇掠江陵與黄巢事了不相干何必言後半月餘賊衆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兖州小吏領本州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錯招降之據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間降鐸為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為盜其後又降於崔錯遂為唐臣也

廣明元年正月侯昌業上疏極諫賜死 續寶運錄云司天少監侯昌業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希敖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受爵不逢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暗築王士成進狀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匱坊全城般運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為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伏惟陛下暫停戲賞救援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悸宣徽使宣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旨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修慎妄奏閑詞訕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北夢瑣言曰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

目而王仙芝黄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内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僞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今從之

上好鬬雞賭鵝新田令孜傳曰帝沖騃喜鬬鵝一鵝至直五十萬錢按鵝非可鬬之物又一鵝至直五十萬錢亦恐失實新傳誤也今從續寳運録

三月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續寳運録載駢上表及答詔云今以卿為諸道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詔旨未到之間朝廷猜貳續策卻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重坐甲不討黄巢自此轉盛舊紀傳王鐸出鎮荆南亦為諸道行營都統而實録

及新紀表皆云為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為鎮海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江南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鐸統衆無功乃授駢諸道兵馬行營都統駢傳四年為鎮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馬都統六年冬徙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携傳曰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録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寶運録所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追郎幼復備守浙西則是在鎮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荆南鎮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卿為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止為招討使既數破巢軍乃以減巢為已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於廣州及王鐸敗盧携遂以駢代之携欲重其權故為諸道都統若駢先為諸道都統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在駢統下可以指

揮表不須云乞降救指揮驛也且驛自宰相都督諸將討賊故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領江西招討使者時黄巢方掠虔吉饒信故也今從舊紀及盧携傳

四月李琢為蔚朔等節度使 琢作瑑者誤也

五月張璘戰死 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淮南將張璘急擊之賊懼以金啗璘仍致書高駢乞保明歸國駢信之許求節鉞時昭義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已乃奏賊已將殄滅不假諸道之師並遣還淮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怒令張璘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璘賊遂乘勝渡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大恐高駢傳曰廣明元年夏黄巢自嶺表北趍江淮由采石渡江璘勒兵天長欲擊之黄巢傳云巢乃渡淮偽降於駢駢遣

將張潾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潾殺之實錄五月潾已為巢所殺七月巢乃過江其言潾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據舊傳則潾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潾死在江南也按潾既死巢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後渡江潾死在江南是也

六月陳敬瑄至成都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五日上任按實錄敬瑄除西川在三月庚午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以下牒云某謬膺朝寄獲授藩條以六月八日到鎮上託今從之

李瑑執傅文達實錄六月李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月云李瑑赫連鐸奏破沙陀於蔚州降傅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等縛送李瑑按國昌時在蔚州何必令文達守之今從薛史

詔許南詔和親實録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蠻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甲辰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彊故襲交南陷之曾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通和令從雲南事狀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玄宗冊蒙歸義為雲南王其子閤羅鳳降於吐蕃其孫異牟尋却歸朝廷自請改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從之至曾孫蒙豐祐杜悰奏以入朝人多減之後索質子漸為侮慢卷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拓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名似是盧攜奏草也

七月黄巢圍天長高駢不敢出兵舊駢傳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縱横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云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吕用之者以左

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勲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為公良畫莫若覩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驚聽錄朝廷議駢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黄巢必喪於淮海也尋淮南表志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巡未肯綿伏狼狐必能晦沉大衆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又告城危致勞徵兵勞於往返臣今以寡擊衆然曰武經與賊交鋒已當數陣粗成勝捷不落姦謀固護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梧官軍邐迤過淮彼岸無敵即東道將士以至藩臣繫朝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表至中書咸有異議遂京國士庶浮謗日興云淮南與巢衷私通連自固城池放賊過淮也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黄巢自採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士客諸軍尚十餘萬皆

良將勁兵議者慮狂寇有奔犯關防之患悉願盡力死戰用之等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己權謂勃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公既統强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事去矣勃海深以為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勃海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逋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聞安然渡淮由是方鎮莫不解體按駢宿將豈不知賊過淮之後不可復制若怨朝議有不附己者則尤欲破賊立功以間執讒慝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實議者之言非所以消謗也借使駢實有意使賊震驚朝廷從而誅之則賊入汝洛之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返坐守淮南數年逗留不出兵乎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功不賞妖亂志云恐敗衂稍損威名夫大功既成則有不賞之懼豈有未戰不知勝負豫憂威望震主乎駢為都統控扼江淮而擁兵縱賊使安然北

渡其於威名獨無損乎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駢自無參酌一至此邪葢駢好驕矜大言自恃累有戰功謂巢烏合疲弊之衆可以節鉞誘致淮南坐而取之不意巢初無降心反為所欺張潾驍將一戰敗死巢奄濟采石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惴恐自保不暇故斂兵退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盧携闇於知人致中原覆没駢先鋭後怯致京邑邱墟呂用之妖妄姦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未必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録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傾陷京國轉牒諸軍据牒云屯軍淮甸牧馬頗陂則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寶運録云王仙芝既叛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内諸豪帥都統傳檄諸道其文與此畧同末云願垂聽知謹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葢當時不逞之士偽作此文託於仙芝黃巢以譏斥時病未必其人實有此

檄牒也

劉漢宏請降 實錄漢宏寇擾荆襄王鐸遣前濠州刺史崔鍇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請於濠州倒戈歸降優詔襃之按鐸奔襄陽漢宏始掠江陵叛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遣鍇招之又戊辰漢宏除宿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其降戊辰已除官而辛未漢宏表方至也

十一月豆盧瑑請受黃巢天平節鉞 驚聽錄曰宰臣豆盧瑑奏緣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髙駢固守城壘不遮截大冦黃巢必若過淮洛冦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旄授鄆州節度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臣盧携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為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制擁節而行攻刼荆南郤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雙旌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盧携託疾不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

張承範等發京師上御章信門遣之新傳曰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遣豐優

按令孜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賚物其實不離禁闥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孜誤也

續實運錄戊子帝至駱谷堦

上趣駱谷鄭畋謁於道次水驛乃下詔與牛勗楊師立

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駱谷堦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緩丁酉已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賊以數萬衆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

黄巢妻曹氏為皇后實錄巢傳立妻曲氏為皇后今從新傳

王重榮殺巢使與王處存結盟

舊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偽使通使於處存乃同盟誓營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偽命唯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翻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為河中馬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稱臣於賊賊偽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願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為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偽長重榮附者多因薦為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一邦於不忠而又日加箕斂眾口紛紜然倏忽變生何以過也遽命斬其偽使都無以對用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間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潏

前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琢疊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作逐令北門出乎且為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滈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屏肅佩紉歷堦而上謂滈曰為惡者非我而誰遂名滈之僕吏控馬及堦請依李都前例乃云速去滈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為留後都為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黄巢犯闕都何嘗奉偽亦未嘗聞以滈代都今不取

中和元年正月陳敬瑄杖殺内園小兒 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户諸衢

錦里耆舊傳曰有内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遶行宫數内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執之敬瑄咄之曰今日且欲棒殺汝三五十輩必不令錯按三五十輩者敬瑄語耳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

二月代北監軍陳景思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

二月景思請赦李克用實錄陳景斯齎詔入達靼名李克用部也蔚州克用因大掠雁門以北軍鎮薛居正五代史光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渡河刺史瞿稹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雁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瀍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師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為雁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稹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名武皇於達靼武皇即率達靼諸部萬人趍雁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獨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雁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

復為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名之始除雁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雁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為雁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

宿州刺史拓跋思恭

歐陽修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為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為節度思孝為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敬為保大留後俄為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李修合以為一人誤也

四月黃巢復入長安唐弘夫戰死

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二月鶩

聽録唐年補録新紀實録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

五月己未高駢出屯東塘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歸府九十餘日䕶雉雊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一百一十三日非九十餘日也今從舊傳

忠武軍八都劉恕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其一人諸書不可見故也

六月李克用陷忻代唐末見聞録六月三十日沙陀軍却回收却忻代州太祖紀年録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雁門薛居正五代史與紀年録同按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雁門今從見聞録實録

七月鄭從讜斬論安唐末見聞録六月三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安軍

使王蟾高升回鶻吐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回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必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飯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衫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温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內郝茲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

九月戊麟殺高潯孟方立殺麟 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師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頓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率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二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黄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博奕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戍

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黄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已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録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湜象州司户柳玭傳云貶高湜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云劉廣逐帥擅權云云是廣逐湜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息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據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潯端州刺史此益舊紀誤實録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率兵入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疎畧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録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

十二月閔勗逐李裕 實録新傳作閔頊今從程匡衮唐補紀

二年正月王鐸為都都統 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為都統十二月率師三萬至京畿屯於盩厔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録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為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盩厔續寶運録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率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郄歸朝廷即以鐸都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為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据實録四月答高駢詔罷都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録新紀舊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為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韋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論列語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為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北夢瑣言曰王鐸初鎮荆南黄巢入寇望風而遁佗日將

兵潼關黄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月之為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荆南喪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為都統在此年二月亦誤又舊紀傳新傳鐸止為都都統新紀作都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為都都監按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

三月阡能為盜

張彰錦里耆舊傳作千能向延慶錦里耆舊傳作仟能續寶運錄作玕能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能注云姓蓦無此姓西南夷之種今從之

六月羅渾擎等反

張彰耆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遷為軍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溪官軍不

利十二月羅夫子反衆二三千向延慶者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月向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忓能戰於乾溪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衆三千人實録六月向胡僧反有衆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溪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録並附之六月

七月韓求反張彰者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邐迤漸侵入蜀州界今從向延慶傳及實録

南詔請降公主報以方議禮儀張彰者舊傳中和元年九月三日雲南驃信差布爕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布爕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閒極怒朝廷告以俟史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録

十月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張彭耆舊傳三年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衙莊二夢將兵三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耆舊傳於中和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遜黜兵十三千人差押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發峽路攻討韓秀昇益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為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

朱瑄權知天平留後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晸為天平軍節度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為青州王敬武牙將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為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為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

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為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幷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逆戰為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晸率軍赴之以瑄隷焉賊敗出關全晸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率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晸攻之殺君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晸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據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晸久為節度使去歳死王敬武今歳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録又新傳瑄作宣歐陽修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瑾於名加玉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録

十一月李詳舊卒逐黃思鄴 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偽刺史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為刺史按黃思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

高仁厚討千能 張彰耆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嘯聚官軍戰即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千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彰書語雖俚淺或有抵捂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据何書知千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千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己亥朔

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敘討千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為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曰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為防禦使故改刺史為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

十二月李克用將兵至河中　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

李克讓為僧所殺　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兒歸黃巢賊素悍太祖聞其至也將託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

威齋重賂僞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名諸將領其賂燔其僞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雁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云雁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益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也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爲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爲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爲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爲寺僧所

殺而已

孟方立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

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知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洛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正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

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
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
柰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
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繳為諸道
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鄰斬之擅裂
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
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
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請鐸願得
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
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
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
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
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
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脩
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
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令徽以潞讓昌

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别為一鎮則應别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郡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澤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留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因全勗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於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深結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已所不如也又云方立累據三州轉成積釁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職互相窺覦故積釁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骨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釁隙

已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已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然後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徹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既因之疑其遂作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録云方立虜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三說不同且既虜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李殷銳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已故不疑之若嘗被因虜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被殺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牴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

阮傳云安文祐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佑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殁於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昭義節度使事沉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脩所據文祐來當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四